

## 大书长语 （明）费瀛 撰

### ○正心

杨子云以书为心画，柳诚悬谓心正则笔正，皆书家名言也。大书笔笔从心画出，必端人雅士，胸次光莹，胆壮气完，肆笔而书，自然庄重温雅，为世所珍。故学书自作人始，作人自正心始，未有心不正而能工书者；即工，随纸墨湮灭耳。正德中，江右李士实以大书名，然用偏锋法，予眼已知其脉理不正，后以宁庶人败，所书扁署刊落殆尽。颜鲁公、朱文公遗笔，几经翻刻，亦皆潢治宝藏，莫敢褻视，断碑只字，世以永存。苏文忠公论字，必稽其人之生平，有以也。呜呼，宁独书也与哉！

### ○识字

慨自保氏教废，六书不明，说文、切韵之学悉置不讲，手写别字，口诵讹言，汉、唐以来，读书而不识字者，亦已多矣。昔贤谓欲作诗文略须识字，愚谓作大书尤须识字。苍颉观三才之文，博采众美，合而成字，悉有精义存焉。宀从害首，（害字从宀头，室家也；其中从丰，即古契字，刻记也；其下从口，因离间之言，记恨小过成大隙也。）注以心目，悬法示民，使知远害也。讹者不从（宀绵）而从（宀，冪）于义何居？寇从宽处攻之，故以攻宽省合成字，或并省宀头一点，而从宀，却与冠字建首相同。夫冠之从宀，取覆盖元首之意，恶得比而同之？善谏之言入耳不烦，故谏字从柬。或讹而从东，殊为无谓。獬廌触邪，义兽也，立文象其独角直躬。豸恶兽也，遇物辄食物，食之则柴毁，故音柴，小篆作，象张喙噬物形，今文别从才作豺。而以豸为廌，固已谬矣，或书廌绣坊，讹而作豸，从从。不惟不识廌字，并失豸之本文，而莫知其非也。周官司刺次掌三刺，（一讯群吏，二讯群臣，三讯万民。）讯有罪者刺杀之，故从刀定意，谐束（木之有芒者，与束字不同。）为声。或书刺史坊，不从束而从束，（从木从口，敛物而小之也。）是为刺（辣）字，乃以刀破束物声。（韩文所谓刺刺不能休是也。）恶有扁署而可作别字乎！壬任中画长，取担当意；壬挺下画长，人立土上特出也。廷字从壬，会意兼谐声，有书廷评坊，不从壬乃从手，声邪意邪。王者统三才，立文一贯三，中画近上，法天也。其三画停匀者，鱼欲切，象连贯形，乃古珠玉字。秦更隶书，加点于下画之傍，以别帝王字，其点于中画之傍者，另有三音。（详见正韵。）俗书王玉弗辨，悉点于中画之傍。边戍以人荷戈，分明画出艰辛之状。戍乃九月，辰名，于时众阴盛而孤阳独存，故从戍，函一为意。两字较若，俗书戍戍弗辨，率于戍中加点，此类更仆未易数也。夫扁榜大字，揭诸通衢，识者弗概于心，而因仍不改，由六书之义不明，不深知其谬故耳。魏庄渠先生（讳校，理学名臣。）所著六书精蕴，学者最宜潜玩。六书明，非惟识字，六经如指诸掌

矣。

### ○师授

刘鞠绝棋亦皆有法，而况于大书乎。草书千字，不敌楷书十字；楷书千字，不敌大书一字。愈大愈难，苟无师承，知从何处下手？必须明师指授，八法，（侧、勒、努、趯、策、掠、啄、磔。八病，牛头、鼠尾、蜂腰、鹤膝、折木、柴担、竹节、棱角。）运笔掣襟等法，逐一读究，意中了了，然后落笔，则一点一画都从规矩中来，渐觉有趣，欲罢不能矣。临写时，更得精通书法者提掇点化，则心益明，见愈长。临池之业，日异而月不同，赅赅到古人佳处矣。夫以篆、隶、小楷著名，代有其人，鲜克工署书者。苟能诣极超群，可以题署宫殿，壮观堂宇亭台，勒诸金石，垂于后世，章昭代文物之美，斯亦不朽事也，岂与夫流连光景、耽嗜棋博者可同日语哉。

### ○心悟

虞永兴云：机巧由于心悟，而不可以力取；玄妙资于神遇，而不可以强求。书法既得其传，必有所悟，乃能造微而自得，要在念念不忘。昔人观舞剑荡桨，听鼓吹江涛而触彼通我，遂臻神解，此最上乘也。吾辈留心于大书，须博采名山胜境精刻金石大字，名人手书真迹，遍揭楣壁及出入经行之处，朝夕览观。先求其骨力，骨力既得，形势自生。又默会其运用、转换、起伏、照应精意之所存。得其意矣，心追目极，精诚孚感，恍若亲见其人，披云雾而下之，挥霍于吾前，忽若电驰，倏疑星坠，可喜可愕，奇怪百出。夫然后探彼意象，入我笔端，纵横阖辟，惟吾所用，自有超世绝俗之趣。或疑伯喈、羲、献神授笔法，事涉夸诞。愚谓不然，思而思之，俨然形于有形，是亦夫子学琴之法也。惟通灵感物之君子，乃可与谈斯道。

### ○通变

亚栖云：凡书通则变，若执法而不变，是为书奴。古人各有所长，其短处亦自难掩。学者不可专习一体，须遍参诸家，各取其长而融通变化，超出畦径之外，别开户牖，自成一家，斯免书奴之诮。魏、晋以来，诸以大书驰名者，如师宜官、梁鹄（俱魏人，相师友。）锺元常（繇、）褚登善（遂良）、李少温（阳冰）、虞伯施（世南）、欧阳信本（询）、李泰和（邕）、颜清臣（真卿）、柳诚悬（公权）诸名公，始焉各有师承。及得意外之旨，变通无方，若神龙幻化，法象昭然，而观者初不知其出自何家，书之品格始入神妙。苟束于教而不能遗法以见意，依样葫芦，随人步骤，即令逼真，是亦叔敖之优孟耳，奚贵哉。

### ○结构

作大字如大匠作室然，先须经营位置。匾有横竖，体裁不同，字有疏密

，形势亦异。规画间架，穿插得宜，胸中有成字，而后下笔，则稳妥耐看。文与可写竹，气韵生动，东坡谓其先有成竹于胸中，正与书家相似，皆意先于笔也。厅堂用横匾，如明伦堂三字，晦翁书于婺源县学，明伦两字形势匾，堂字亦构匾体以称之。如捧日堂日字孤单，用笔须肥重饱满，以称捧堂二字。肥中要隐隐有骨气，若肉丰而无骨，难免墨猪之诮矣。公署用竖匾直书，第一字宜大，第二第三渐渐小，挂起方恰好。若上下一般，便觉头小尾大。必须矧叠周正，接续处不宜多露白地，白多则雕疏。亦有不尽然者，吾郡司狱司三字，仿子昂书，一字自为一字，四边空白俱多，殊觉爽朗可观，必求矧叠，反不佳矣。寺观匾每尚方，如大雄宝殿四字，作四窠分，大宝相并在上，宝字宀头开展，大字上停宜肥而长，左撇向宝字穿插，斯参合匀称。故曰大者促令小，小者展令大，疏者不得浪宕，密者不得逼塞。分间补空，变换垂缩，俱要心匠巧构，因物付形，斯为妙手。

### ○真态

匾榜大字，固贵绵密匀称。亦有以不称为称者，要各尽字之真态，而弗以己意参焉。杭之凤山门外有坊曰万松，（永乐间金台王杞书。）万字四面停匀，八边俱满，松字以公附木，公短而木长，不牵强求其必称，自是端稳腴润，分看固好，合看亦好。西陵江楼匾襟江带海，带字竖拔特长，更觉潇洒。杭城忠节坊，节字一竖，宜长不长，盖强求其称，而不知当以不称为称也。（今已重易武林李淞书。）大抵横匾数字并列，有宜纾左者，有展右者，有宜附丽者，有离立者，有回互留放者，只要位置得所，东映西带，若星辰之参错，灿然而成章也。字多象形，强齐不得，如口字之小，（人身之门开窍于口，象内虚而外实之形。）体字之大，（体乃人之全身，从骨者身之干也，从礼而省，所以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也。）棘丛生而短，（故从并束。）枣条生而长，（故从叠束。）木之疏，林之密，一之匾，台之高，各有真态，必欲求称，其将能乎？第于画少者用笔稍重，画多者用笔稍轻，于轻之中用一两笔险峭而重，亦自厮称矣。

### ○神气

大字唯尚神气，形质次之。最忌修饰，才修饰顿减精神。隋释敬脱能用大笔书方丈大字，求者止与一字，遒劲不加修饰。唐之裴休，宋之石曼卿，每每于匾榜上大书，其庄重若王公大人冠冕佩玉，端拱于庙堂之上；其安闲有孔子燕居，申申夭夭气象；晶耀如太阿出匣，险峭如枯木悬崖，飞动如龙骧凤翥，天趣溢出，神与之谋。犹巧匠之斫轮，庖丁之游刃，郢人之运斤，非惟人莫能喻，己亦莫知其然也。今人先书字底，覆纸双钩，譬诸传神写照，非复本来面目。况经刻手，笔意已乖，漆工粉饰，弥失真态，西施不为嫫母乎？是故作

署书，每令粉匾研墨，以俟手和笔调，乘兴一挥，即有肥瘦长短之不同，而神气自在。一时意兴所到，长者不为有馀，短者不为不足。具目者如九方皋之相马，当自得于牝牡骊黄之外，不以形容筋骨求也。顾多狃于俗套，只喜双钩，可为三叹。

### ○乘兴

解衣盘礴，宋元君知为真画师；传神点睛，顾恺之经月不下笔。天下清事，须乘兴趣，乃克臻妙耳。书者，舒也。襟怀舒散，时于清幽明爽之处，纸墨精佳，役者便慧，乘兴一挥，自有潇洒出尘之趣。倘牵俗累，情景不佳，即有仲将之手，难逞径丈之势。是故善书者风雨晦暝不书，精神恍惚不书，服役不给不书，几案不整洁不书，纸墨不妍妙不书，匾名不雅不书，意违势绌不书，对俗客不书，非兴到不书。

### ○贵熟

大书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熟岂易能哉，必也功衰岁月，一息毋忘，尽心精作，得意转深，笔下自然凑巧，应规入矩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。故曰心不厌精，手不厌熟。锺繇初学胡昭书，十六年不窥园。王逸少自言尝于山谷中学字，廿年不出，竹叶树皮皆反覆书之。隋僧智永独处阁上，临右军书三十馀年，业成方下，研成臼，笔成冢。嶮嶮子山元人，一日能书三万字。镇浙西，每日坐衙写罢一千字才进膳。唐太宗制马上简版书字，虞伯施卧则于被中书腹。锺元常画被穿表，如厕竟日忘起。古人书学成名者，其垂神注意、用功专一如此，书必熟而后工也。余置罍几于书室，搵泚殿大书，颇得意者，覆纸拓之，抹净复书，此无尽藏纸也。顷斫方砖四块，范木为几，闲中以茅笔濡水大书，尽可习熟。倘假馀年，造诣熟而书法工，得为才鬼，独胜作顽仙也。海内容有酸咸土炭之嗜同于余者，不敢自爱，因并及之。

### ○署书

秦废古文，书存八体，其曰署书者，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。汉高帝未央宫前殿成，命萧何题额，覃思三月，乃以秃笔构隶体书之，时谓萧籀。又题苍龙、白虎二观。此署书之始也。要间架明整，字字相照应，绵密古雅，不怒张，不险怪，奕奕然有静而若动、动而若静之势。魏文帝起凌云台，先钉榜，去地二十五丈，诏韦诞（字仲将，魏京兆人，初守武都，以能书留为侍中，终光禄大夫。）就书之，以辘轳引上，题竟而鬓发顿白。晋建安间太极殿成，谢安欲王献之题榜，语以韦诞事。献之正色曰：仲将大臣，宁有是事；信尔，知魏德之不长矣。遂不之逼，令刘环之以八分题之。（环之字元宝，官至御史中丞，善八分，亚于二王，骨正力全。）宋米芾谓欧阳询道林之寺四字寒俭无精神，柳公权国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称，薛稷慧普寺普字如人握两拳申臂而立。数公

皆以书名家，不能无议焉，署书信难哉，信难哉！唯葛稚川天台之观，李阳冰生公讲台，及颜清臣虎丘之剑池，足为大书楷模。我国初南京宫殿及太学诸匾，皆詹希原（字孟举，其先徽人，徙居都门。正书师虞永兴，有绳墨，其字愈大愈佳。）奉诏楷书。端稳腴润，可称合作，责备者谓其风骨尚谢古人。莆田周翠渠先生（名瑛，理学名臣。）所题岳阳楼匾，茂密苍劲，神彩照映，真足以壮观荆南。郁攸不戒，蒸为云霞，惜哉。嘉靖初，学宪白泉汪公（名文盛。）手书先师庙暨庙门匾额，颁刻两浙学宫，笔势闳伟，风骨内含，得印泥画沙之意，一时署书无能出其右者。

### ○堂匾

堂不设匾，犹人无面目然，故题署匾榜曰颜其堂云。堂有崇庑，匾贵中适。堂小而匾大，为匾压堂，固不可，若堂高而匾小，犹堂堂八尺之躯，面弗盈咫，则亦不中度矣。登其堂，观其匾，整饬工致，名雅而字佳，虽未见其主人，而风度家规可明徵矣。匾名犹不易立，时辈不沦于尘俗，则过于矜张，讵知古人非直为观美也，寓户牖箴规之意焉。必须词典则而意趣高远，使人目击而道存。其字体须端庄古雅，非比亭榭燕游之所，流丽情景，可恣跌宕也。且气数所关，尤忌偏枯飞白及怒张奇崛臃肿之态。匾署之法，莫详于唐，亦莫病于唐。于屋之大小，字之尺寸，悉有程度，其点画分毫各立名字，按阴阳五行而稽其休咎，不太泥乎？然书与画有神、妙、能三品，字入神品，系休徵焉，信有之矣。

### ○绰楔

古谓绰楔，即今之坊表，正以风励天下，匪直标榜焉尔矣。宋淳祐间，三衢郡守杨彦瞻，为状元留梦炎、省元徐霖建双元坊，且贻书二公，明己揭匾之意，不同于俗人之见。厥后徐以道学名，可谓不负杨公，而梦炎改节仕元，文文山有龙首黄扉真一梦、梦回无面见江东之诮，宁不口淬此坊哉！国朝凡名勋硕望，忠孝节义，皆建立坊石，以树风声示激劝。乡举及进士亦例得给坊表厥宅里，盖冀其为麟为凤，羽仪天朝，康济海宇，昭科目得人之盛也。所以耸瞻视，播遐迩，存乎匾署。一点失所，如美女眇一目；一画偏枯，如壮士折一臂，岂可漫委庸俗人书之。彼售书者，枵中塞兑，絜岂能工。至或雕刻字式，照影摹围，或用米或用沙铺排成字，不以精力法度结构之，于得心应手之妙，殆相左矣。况经刻手，笔意已乖，漆工粉饰，弥失真态，西施不为嫫母乎？状元坊唯成化辛丑科王华建于绍兴府治之东，圆熟流丽，殆非泯泯众人之笔。杭城谢太傅祠前两坊对峙，左题苍生素望，为文靖公安。右题黄阁清风，为文正公迂。颜筋柳骨，不减前人风致。要之，有赏鉴家，未尝乏能书家也。

### ○鉴定

卫茂猗谓善鉴不书，善书不鉴。写时或当局而迷，须藉生眼瞰破，故曰过得众人眼，始放老夫心。切勿护疾忌医，屡经惭恧，方有长进。小惭小进，大惭大进，凡事尽然，况于书乎。先师徐寅斋先生，（名立，字守直，都谏仁伯子也。性孝友。仕至通判，未老乞休，躬操杵臼，乡间称为清贫官人。）工铭石，尤善署书。每教后学写字用低案，写毕须高揭。字有平铺尽可，而竖看煞不好，有平放不觉其好，悬看却好者。盖平铺只见下亭，必高揭远观，全体悉在目中。鉴别弗精，弃瑜用瑕，无足怪者。既鉴定，不得牵惑浮言，妄有增损。颜鲁公为书统宗，李重进犹有叉手并脚田舍汉之讥。虞永兴书翰称绝，或嫌其首大尾小犯七恶之禁。欧阳率更名重鸡林，或谓伤于险劲。谓柳公权之笔瘦如鹤胫，周越笔势如龙病在沙，张即之为险怪之祖。不齐之口，自古难调。刻木之辈，孟浪褒弹，谓某画太瘦，某点太肥，不知肥之病在剩肉，瘦之病在露骨，若肥不剩肉，瘦不露骨，正于佳处无妨。主人不具正法眼，辄便改易，差仅毫发，而于作者之意乃有大缪不然者矣。噫，世无玄成，孰辨戈法！（唐文皇学虞世南隶书，作戩字，患戈脚不工，空戈令世南补之。次日以示魏徵，徵对曰：天笔所临，万象不能遁其形。今观圣作戩字，戈法逼真。上叹其高于藻识。）锤期既往，伯牙绝弦。有以哉！

### ○镌漆

十室之邑，必有华堂，通都名门，罕覩佳匾。岂尽书之弗工哉，缘镌漆卤莽而僨事，若者十居八九。王大令保母帖不减兰亭，由刻手精工也。颜鲁公书碑文，每令家僮镌刻，犹憾波磔时有失真。锤繇、李邕多自书自刻，旁书伏灵芝刻及黄仙客刻，皆自撰诡名耳。魏黄初中阙里记，曹植撰文，梁鸿书丹，（鸿字伯鸾，与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织为业，弹琴咏诗自娱。字入能品，王羲之师其八分。）锤繇手勒，号三绝碑。古人于文字间郑重若此，后世那得知耶！时辈罕有真迹大字，多以白纸双钩，瑕疵不显，必须廓填，高揭帘观，无可议矣；每字分吊中墨，复用朱笔双钩，乃付良工，照依红晕下刀镌刻，庶免欹仄亏替之病；刻已，粘联白纸，摹拓二幅，一幅收藏存底，一幅粘于漆室，时时比对刻纹，庶不失笔意。漆人亦自有能者，令纪纲之仆精选委任，优其供亿，不得纤啬剂量。匾之内外面俱用细布灰漆坚牢，刮磨精致，曲折处时以拓本比对，刻纹毋得潦草。髹音休，以漆饰木器也。漆之际，如塑像之出相，传神之点睛，妙处正在个中。须托谙晓书法者，寻绎笔意填漆，纤毫无爽，神彩迥然逼人，永永流光，来祀不其美与。镌漆二事，人皆猥以末务忽之，实有关于书道，不觉颯缕云。

### ○原古

粤自苍颉候刚氏。广伏羲之文而造六书，是为古文。高阳氏有科斗书，以

挺点漆，书于竹简，漆膩难行，首粗尾细，遂成科斗之文。后乃巧拟其形，非本意也。夏禹铸鼎象物，作钟鼎书，其文奇古诘屈。殷汤时务光隐居清泠之渊，植薤而食，轻风时至，见积叶交偃，因作倒薤书。周媒氏于仲春书男女内采之文，用填书，以其字间满密也。（韦诞题芳春林楼观用之。）周宣王柱下史籀，取苍颉形意，加之銛利钩杀，而作大篆，以其名显，故曰籀书。因而重复之，曰复书。（汉武时用题建章凤阙。）七国分裂，文字不能统纪。始皇一天下，李斯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改省篆籀，而作小篆，画势劲直，世谓玉箸篆，又谓八分小篆，比之籀文，十存其八云。是时法密文烦，狱吏程邈覃思十年而作隶书，务趋便捷，以赴徒隶急速文书之用。王次仲又节隶书为八分书，（蔡琰云：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去李小篆二分，又曰皆似八字，势有偃波。）无点画俯仰之态，而楷法昉焉。蔡邕待诏鸿都门，见役人以丕帚成字，因为飞白书，其势飞扬多白，盖创法于八分、穷微于小篆者也。（宫殿题署，势既寻丈，字宜轻盈，汉魏多用之。）至建中初，直以隶书为楷书，谓其字方于八分而有模楷也。（羲之所书黄庭经、乐毅论，谓之小楷，国朝文徵明妙得其法焉。）汉元帝朝，史游为急就章一篇，省隶之规矩，存字之梗概，曰章草，取篇名也。必波磔纵任奔逸而字字区别，非此，特可谓草书耳。杜度最善章草，章帝贵其迹，令上表章用之。世谓章帝书，误矣。张芝变章草为草书，体势一笔而成，偶有不联，血脉亦未尝断，倚伏有循环之势。卫瓘复采芝法，兼乎行书，谓之稿草书。羲、献所书曰今草，结构微眇者曰小草。刘德昇因隶法扫地，真过于拘，草失之放，变楷为行书。王献之又旁出二法，非草非真，离方遁圆，处乎季益之间，兼真曰真行，带草曰草行。蔡襄复作飞草，有风云变态之势。大抵草生于隶，隶出于篆，篆本乎籀，籀始于古文，形体相因而变，理势自然也。大书虽成于一时，勒诸匾榜，欲垂久远。已上诸体，必须逐一研究，各极其旨趣，融会贯通而时出之。结构茂密如篆法，耿介庄重如楷书，苍古奇崛如钟鼎，郁跋纵横如古隶，纤细劲润如小篆，波磔险峻如章草，飞扬洒落如飞白。一字之中，诸体兼该，斯尽善也。苟不明其原委，掇其菁华，而徒以一人之私智小慧欲逞此技，只见笑于大方尔。

按书史所载，太昊时龙马出于荣河，作龙书以纪官。神农感嘉禾之瑞，作穗书。黄帝时庆云常见，作云书。少昊氏立而凤鸟至，作鸾凤书。高辛氏作仙人书。轩辕氏因灵龟负图而出，作龟书。周文王之史佚感驹虞而作虎书，感鸞鸞赤雀而作鸟书，感白鱼而作鱼书。孔门弟子感麟而作麒麟书。秋胡之妻作蚕书，战笔遒律，垂画纤长，旋绕如蚕形，又名雕虫篆。唐综作蛇书。宋景时司马子韦感荧惑退舍，作转宿书，象莲华未开之形。秦灭古文，书存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其形鸟首云脚以题印玺，四曰虫书，施于幡信

，五曰摹印，施于印章，亦名缪书。六曰署书，施于匾额，七曰殳书，殳体八觚，随其势而书之，八曰隶书。汉武时芝产于宣房，作芝英书。司马相如采日辰之虫。屈曲其体，升降其势，象四时之气。韦诞作剪刀篆，亦名金错书，本古之钱名，周之泉府，汉之铢两，新之刀布，笔势颤掣，状若丽匣盘龙，新台舞凤，史游造其极焉。曹喜作垂露篆，以书表章，点缀轻盈阿那，象露之垂。又作悬针篆，以题五经篇目，字之垂脚势若针芒。卫瓘作柳叶篆，类薤叶而笔势明劲。刘德昇观星宿作璿珞篆，类科斗而不真，势若回鸾而宏远。汉初诏版用鹄头书，又用偃波书，状若连波。尚书诏版用蚊脚书，字体纤垂，有似蚊脚。王羲之游天台，还会稽，上洞庭，题柱为一飞字，有龙爪之形，遂名龙爪书。王僧虔作虎爪书以拟之，加之萦婉，兼以棱角。齐武帝睹落英茂木而为花草书。其弟临川王工左右书。梁孔敬通为反左书，庾亮呼为众中清闲法。吕向为连绵书，一笔环写百字，若紫发然。李后主为撮襟书。一云张旭不用笔，卷帛书之。徽宗有瘦金书。陈尧佐有堆墨书。昔陶弘景以一事不知为深耻，诸如此类，在博雅君子亦当考而知之，但弗溺焉可也。

### ○客问

客问大书之法。予谓字贵正锋，操笔宜直。以点画为形质，使转为情性。体势有向背，气脉相联属。点者，字之眉目也，全藉顾盼精神。画者，字之骨骸也，欲其坚正匀净，轻重合宜。挑趯者，字之步履也，欲其沉着而有力。撇捺者，字之手足也，欲其屈伸中度，无往不收，无垂不缩。变起伏于波杪，殊衄挫于毫端。凜之以风神，温之以妍润，鼓之以枯劲，和之以闲雅。此大书之要旨也。客问：川字三笔皆纵，书法将无同乎？余曰：起笔忌作蒸饼状，须衄挫，近里作掠势出梢。第二笔略按微行，至强半即转折笔锋，提飞要有左顾右盼之意，质直则无情致。第三笔从中直引带来，耸肩仄右，作努势涩行，至末顿笔倒掣，藏头护尾，力在字终。此三笔若峰峦起伏。整如排比，岂复成书。又问三字。曰：首画用勒法而稍长，贵得磬控之指。次画借策势按笔，回锋趋左以启下。其末画用覆笔，须沉着攸长，有任重道远之意。横画有象天覆形，有象地载形，有象玉几形，笔笔变换，行云流水，无艱危不安之意乃佳耳。问一字。曰：要如覆舟之状。善用笔者八法皆具，不善用笔者八法皆废。落、起、走、住、叠、围、回、藏，阙一不可。客喜起曰：书学心馥，其在兹乎！其在兹乎！曰：未也，必有事焉而勿忘，永成家风，思盈半矣。客唯唯而退。

### ○纸说

古以简牍书字，书于缣帛谓之纸。缣贵重而不便，汉安帝时，尚方令蔡伦始以败布敝网杂树肤造纸。后世用楮皮为之，弥觉其便。大书所用纸，绛洁白

竖、致而无灰者斯可。有灰易沁，笔画交错处辄便穿孔，殊索兴趣。故褚河南非精纸未尝辄书。邺都宫观成，诏韦诞题署，奏曰：若用张芝笔、左伯纸及臣墨，兼此三具，又得臣手，然后可逞径丈之势，王逸少得茧纸，乘醉写楔帖，妙绝古今。为会稽内史时，有欲大书而乞纸者，右军敕掌故检得九万版，悉与之。作大字必须纸墨富丽，乃堪展其笔兴，恣意挥洒。唯当行本色，方知此意。虽然，亦有未覩书家藩落而糜费剡笺者，舒元舆（唐元和进士。会稽郟溪出古藤以造纸，佳甚。）是以有悲古藤文之作也。

### ○笔说

羲之七岁能书，暮年入妙，犹曰：欲书先须相笔。颜真卿问工书之妙，张旭答以妙在执笔，令得圆转，勿使拘挛，其次识法，其次纸笔精佳。唐人李无逸待诏翰林，岁寄万钱市钱唐吴浩大笔。甚矣笔之有关于书道也。陈东宫洗马郑仁口，善用秃笔书字，锋藏韵古而筋力有馀。宋著作郎王知微（名智，修补智永千文百数字，为世所珍重。）工署书，用劲毫，为笔甚大，号散笔。写大字要如小字，锋势全备，方是作家。姑苏张旭性嗜酒，以发濡墨作大字，既醒，自视以为神异。尝寓友人轩中，轩甚精洁，纸墨亦佳，乘醉，捩衣襟渍墨书东轩清致四字，殊有笔意。世传捩襟书法，盖昉乎此。裴公美名休。镇太原日，化城寺僧预粉扁陈研墨胥，公至，以衣袖搵墨书之，字极遒劲。石曼卿尝舣舟于泗水之龟山，寺僧请题壁旁殿榜，乃剧醉，卷毡一挥而三扁立就，使善书者俛月构思以为之，亦弗逮也。恒言能书不择笔，数公则无假于笔矣。大抵造到精熟处，或以头发，或用乱草，或用抹布，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。

### ○墨说

字生于墨，墨生于水。水墨者，字之血脉也，最要调停得所。研须频涤，水须新注，墨要清烟，磨要优柔不迫。谚云：磨墨如病人。此亦有说，墨性欲凉，磨急则性热而胶泥难书。夫大书之难，磨墨其一也。今人不为意，漫付狡童庸隶，作辍靡恒，调停弗善，甚有妨于书道。须择平素安详耐性者委焉。磨法：量著水，以三指撮墨，轻安长推，弗令太浓，浓则滞笔；亦弗太淡，淡则无精彩。俟其浓淡适中，倾注别器，以供挥洒。执笔待墨，兴趣易阑；久停宿墨，亦不中书。是故翰林禁经有九生之论，一谓生笔，（秃笔无锋，久渍无力。）二谓生纸，（新出篋笥，坚白妍滑。）三谓生研，（无留宿墨，密护尘埃。）四谓生水，（水停则腐，须汲新清。）五谓生墨，（临用施研，宿则泥钝。）六谓生手，（大书运臂，过用则劳。）七谓生日，（先须凝静，以蓄目力。）八谓生神，（笔以神运，尤宜存养。）九谓生景。（窗明几净，时和气清。）此书家玄微处，可与知者道耳。

谱称墨贵八极。（坚如玉，黑如漆，拿之轻，磨之清，浓似雾，光似镜

，油样滑，兰样馨。)

### ○砚说

昔人谓砚槌朴而少文，有渐磨之功，可为耐久交，封即墨侯。此实录也。其品制，谱志已详。历观前哲，有在官不持一砚者，（包孝肃公拯知端州，岁满不持一研以归。）有止遗一砚及汉书一部为奁具者，（胡邦衡名铨，号澹庵，上疏乞斩秦桧，贬海外廿年。尝嫁女，唯汉书一部，匣一研，此外萧然。）有却呵水之砚而不贵者，（孙之翰名甫，宋仁宗朝直史馆。人献一研，云：呵则水出。却之曰：一日呵得一担水，只值二钱耳。）有居圜土以断瓦为研，不废著述者，（括苍叶适，自号水心先生。国初为巴陵主簿，诖误系狱，恐一旦与草木同腐，拾断瓦作研，著书廿卷，名草木子。）有铸砚誓不改业者，（桑维翰字国侨，为人丑怪，身短面长，览镜自奇曰：七尺之躯，不如一尺之面。初应举，有司嫌其姓与丧同音，不取。或劝其他仕，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。铸铁研示人曰：研敝则改而他仕。卒第进士，晋高帝朝乃拜为相。）有心许友人以砚，徒步追送者，（蒯鳌居乡饮博，晚节自厉风操，尚信义。尝蓄龙尾砚一枚，友人欲之而不言，鳌亦心许而未与。一日不告而去，乃徒步追送研而还。仕南唐为殿中丞。）奇情高致，皆可尚也。后世所宝，如端溪、铜雀、龙尾、子石等砚，以莹润为贤。大书则取润涩相兼、浮津辉墨者。余家藏歙砚，乃旧坑丝石，正视弗甚显，以傍睨之，刷丝灿然，最善发墨。兵燹之余，化为乌有，未尝不临书嗟悼。隆庆戊辰，潜庵王真人（名守玄，山东漕县人。栖遁西湖藕庄，施药拯贫。年六十八不疾而逝，麓池郭方寸日市地葬于净慈寺山之阳。）邀余避暑藕庄，紫薇主人遗以澄泥陶砚二枚。其一状如风字，虚中通窍于池以函墨。其一状如回字，中凸音垤旁凹音拗，凸处驻笔而杀去声墨，墨不杀则淋漓，凹处贮墨而饮去声笔，笔不饱则枯涩。二砚盖相须兼济也。第楮生与子墨客卿每每绝交，时或盛水濡毫书于几案之上，黑几筛粉，素几筛煤，吹去浮■〈土孛〉，笔迹俨然，覆纸勒之，纤悉弗爽。然俯仰骖馱，（委皮，屈曲之貌。）劳不可任。昔苏舜卿以窗明几净、笔砚精良为人生一乐，信矣，信矣。世有四宝具而弗亲，视为长物独何与。书以志感。